

讀

者

文

摘

也

白蘭地



無窮 幸福 美人 烟



大東南煙公司出品



讀者文摘 半月刊 第三卷第六期目次

革黨派之命 慈生(四)

半月微言
美兵污辱女生
還我大連
彈劾郭懌
未來的齊變元之類

紅色蜃樓在日本 倪家襄(七)

貝多仗的田園交響曲 張常惺(九)

魏德邁 徐世燕(一一)

魏德邁畫像
眼睛奇談 象賢(一三)
總統排隊候車的共和國 卓祥燕(一五)



潤州小稿 周祖琛(二〇)

幽默之家 長煙(二二)

漫畫 侍者的忠告 美國星期六晚郵報(二二)
封面設計 秉恆

讀者文摘 半月刊 第三卷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册七百元

發行人 張其子
主編 高其子
編輯顧問 余航

出版者 讀者文摘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
電話九一五三六號
電報掛號二〇〇五號

總經理 美聯公司書報部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電話九七七二二號

印刷者 中華文化服務社總社
上海浙江路六八九號
電話九五九九五號
電報九二九八八號

徵求定戶 請直接向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本社訂部。半年十二册每份八千元，全年廿四册每份一萬六千元，平郵費在內，航空掛號費另加。任何訂戶必須取得本社專用收據

合訂本出售

本社應讀者要求，已將舊缺各期重印完全，合訂發售。

第一卷 每册三千元 掛號郵費二百四十元
第二卷 每册三千五百元 掛號郵費二百四十元
第三卷 每册四千元 掛號郵費二百四十元
合售三卷實收壹萬五千元 掛號郵費五百元
第三卷合訂本封面單頁出售，三色精印，每頁五百元，掛號郵費三百元。



美兵污辱女生

美兵在北平污辱北大女生沈崇，引起了全國人士的憤慨，尤其是學生界罷課游行，表示得更是激烈。

美兵污辱我國的女學生，當然是絕對不應許的事，提出抗議，要求懲辦肇事的美兵，更要求美軍整飭軍風紀，嚴防以後再有同種的事件發生，這也是我們應該採取的必要行動。到現在為止，北平美軍當局，已表示此事甚為嚴重，需經詳細調查審判後，判以重刑，這也是合理的辦法。

事件發展到現在，已快可告一段落，而我們對此一事件，所表遺憾的，是：一個普通法律和法律紀的問題，竟被牽涉到政治問題上去，害得全國各地又起了一番騷動，害得青年學生又浪費了不少珍貴的時間和精力。

當然從那些在野的各黨各派的立場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大好的機會，激動羣衆，領導學生，來發動一次大規模的行動，給政府當局一個事實上的難堪，使它失信於民衆；給美軍當局一次有實力的示威，使它迅速退出中國。我們且不談這個動機的是與非，祇是，不安定的社會秩序，因此而又動盪了一番，純潔的青年學生，因此又被犧牲了一次。我們多難的國家，非但得不到一分利益，却斯喪了一分元氣。

中國人是黨派利益重於國家利益的，我們祇希



革黨派之命

慈生

請全國黨派共來一次公開自我批判

編者按：慈生先生此文于去年十月底寄到本社，正擬發刊，又復來函索問，經編者屢次函索，屢蒙寄來，並將內容更予充實，因特發表於此，是是否否，敬請讀者公評。

就今日中國之時勢而論，可謂為亂世。歷史上之亂世，我們只在書本上得知，心領神會而已，究竟亂到如何程度，他的程度使全國人民所受痛苦如何利害，是不可測度的，但以前我們當前身受的痛苦而苦，其不及今日之苦甚，蓋可斷言。試問杜甫的石壕吏，那裏及得今天官吏保甲長的專橫；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那裏及得今天鬼哭神號的抽丁？明代八王之亂，又那裏及得國內二百年紛爭的禍因極惡；把時間拉短一點，晚清喪權辱國，實官鬻爵，賄賂公行，民生艱苦，應該時時來說，苛捐雜稅，予取予求，驅修荒淫，民同草芥，也應該至矣盡矣，再拿淪陷區的所謂「昭和時代」來說，虎狼當道，鬼域橫行，物價高漲，民命如灰，也算是至矣盡矣。但拿今天的情形相較，卻不能說有過之無不及，也不能不說五十步與百步之比而已，於是有些人，不免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嘆，並且其意思似希望其生活之重返，這當然是極錯誤的。那樂觀的人，則以為今天的混亂，是過渡時代不可避免的現象，指斥那希望國家一旦長治久安的是幼稚想法，堅認中國的前途有無邊的美妙幸運，這當然是對的，但也不是絕對的。我們所注重的，只是一個現在，想要跑回頭路，離開現在，那是另一世界的鬼怪；想一躍飛上瓊樓玉宇，離開現在，那應是又一世界的神仙，都不是鮮靈活跳的人，而且此時此地的中國人。是中國人，應該處於現在的地位，環顧周圍，並用時勢的尺度，去衡量過去，得借鏡，聽教訓，生覺悟；以時勢為動力，開拓將來，要努力，要犧牲，要革命，所以革滿清之命，軍閥的命，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命，都由「現在」出發，命革掉了，又來了一個要革命的「現在」，仍然要革命。我們看今天，比較過去，深覺大亂特亂，開拓光明前途，當然非革命不可！

但是中國在近幾十年來，革了好幾次命，命也革掉不少了，何以革到今天，反而越革越亂？其中癥結，由於黨派之不革命，所以要求中國之命，先要革黨派之命。為免誤會起見，我們敢再重說一句：是先要革掉不革命而要革命的中國黨派的命，把那不革命而要革命的中國黨派的命革掉了，真正革命的，黨派新生，才能抽薪止沸，叫老百姓過過太平日子。因為今天中國的混亂，只是黨派的混亂，詳言之，只是國共兩黨的混亂，也是全國各黨各派的大混亂，也是他們直接間接的向要求民主和平的人民的一次總攻擊！也是說：中國的一些黨派們明爭暗鬥到了最高潮，他們的弱點病態，在全國人民面前赤裸地一次大暴露！

我們並不是過激地說話，也不是大言聳人，我們只是用一盆冷水，澆在他們還興沖沖的頭上，要他們冷靜一下，拿出良心，嚴格地作一番自我批判。今天全國各黨派在良心上應作公開切實自我批判的

望純潔的青年們，以後更要慎重自己的行動，而勿被利用。

還我大連

蘇聯駐軍大連，並沒有條約的根據，僅在大戰期間，中蘇兩軍司令成立協議，允許蘇聯得利用大連為對日作戰的基地，現在對日作戰，早已終了，而蘇聯仍完全軍事控制大連，實在是沒有理由的。

關於接收大連的問題，我們代表趙公武早已與蘇方進行談判，而迄無結果。我們很諒解代表的困難和政府的苦衷，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忍辱負重以外，是沒有什麼有效辦法的。

自中蘇條約訂結以來，中國政府對於中蘇兩個條約，莫不恪守不渝，在歷次國際會議中，也用盡一切外交手腕，想使我國成為美蘇兩國間的橋樑；但事實上，蘇聯對於我國，如在東北的搶走機械物資，大連的久占不還，處處表現出不屑與中國為友的樣子。

現在，第三者的美國已照會中蘇兩國政府，實施中蘇條約，俾大連在中國政府管理之下，恢復正常狀態。這個要求的理由是非常充分。我們為了國家的主權，我們要向蘇聯提出：

「還我大連！」

彈劾郭懌

報載前第七戰區長官司令部副司令長官參謀長兼武漢警備總司令郭懌，擅自處分接管日方物資，違法濫職案，經監察院移付懲戒。這是幾年來監察院懲戒中少有的大事。

過去監察院所彈劾的案件雖也不少，可以都是些縣長之類的小官員，拍拍蒼蠅而已。如今一老虎」之類的官員竟付懲戒，可見監察院的工作也隨着

時候，也是我們要革他們的命，而他們自己也應該革自己的命的時候！

誠然，在各種不同的觀點上，中國的一些黨派們，其主義，其政綱政策，沒有不好的。即便有什麼不好，也應該欽佩他們的熱情，我們不忍予以矯情的譴議。但是不幸得很，在那般粉飾的政治鐵道上，一條火車滿載人們，橫衝直撞，不是相碰，就是一躍出軌，而陷於慘呼哀號，血肉模糊，交通絕斷的狀態。何以如此呢？首先要指出的，就是那自私偏狹的舊派別觀念。

看看我們中國，派別觀念，實在太根深蒂固，兄弟各成一派，夫與妻各有一黨，家為一派，族又為一派，兄弟鬩牆，兩族械鬥，真是司空見慣。至於同鄉，同寅，同學，也可各成黨派，甚至沿街討飯的乞丐，為非作惡的痞棍，也各有地盤，領袖，黨派。封建意識與自私自利就是他們主要的內容。五四運動雖反帝反封建，提倡自由，號召解放，並輸入不少新思想，却不曾使它瓦解；國民革命雖打倒了軍閥的割據，也沒有予以消滅，到了現在，不但找工作要講派系背景人事關係，甚至因此亦可以遭到排擠，即是清高的學府，公正的民意機關，也有在鬧着派系的花樣。

政黨是政治團體，當然與他們不可相提並論了。所以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等等政黨，在組織動機上都極純潔。但他們在革命行動上，只靠外面的命，却沒有把承擔着而潛伏在內部一時安分的舊派別觀念，予以革掉。時間等於一個火把，把它慢慢燃起，也把它照亮，他們非但不覺奇怪，並且予以嘉許，以為如此才是赤心耿耿的忠黨。

政見不同，在黨內或在黨外，有兩種以上的相反陣線，作一種文明的政鬥鬥爭，這是政治精神。一在美國，此種陣鬥，數見不鮮，但吾人以吾國文字作戰，而不用槍砲。一還是美國辛那提徵詢報的平凡話。最好的事例，是杜威可以罵羅斯福為紅魔，美國人可以笑杜魯門為笨總統，不久以前，華萊士可以大膽發表和平言論，並且也可以一合者留，不合者去」的光明辭職。但在我國則不然，那是有自私的偏狹的有我無你的舊派別觀念的，即此尚不足，又傳承了孔子「忠」的教條，而予以變質，作「君要臣亡，不得不亡」的愚忠，以至對人言，要無條件的服從，對黨言，要無條件的盡忠。所以國民黨要清黨，共產黨要殺A B團，各是其是的一不革命一就是一反革命一斬條，只要一點，跟着就揮的一刀！

革命有時雖然不免要流血，但是請國民黨想想：你們今日是主張思想信仰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你共產黨也想想：你們幾年來也天天在喊着思想信仰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你們各黨各派，又何嘗不如此呢。然而事實證明你們只是各信各的，而不許他人信仰旁的主義；你們不以主義付諸人民自決，在選舉票上分勝負，在議會裏看高低，而以武力或種種方式強行主義，更不許存在有旁的主義，所以國民黨為完全實現三民主義，有黨產的國民政府，共產黨為完全實現共產主義，建立了黨產的邊區政府，在過去，青年黨有另立華北政府企圖，第三黨有人民政府的發動，如果如此發展：一一均成事實，則中國現有四十多個黨派，可以有四十多個黨產的政府，建成四十多個黨產的國家，形成較戰國時代更千萬倍紛亂的政政，以求一黨主義之完全人工實現，這便是信仰？實行主義？也是所謂自由麼？只有我，沒有你，發揮着極度變態的排他性，侵略性，以至作無休止的磨擦或流血，難道這就是忠黨？這就是革命？

時代的前進而有所進步了。

我們不詳細那樣的過去行為如何？犯罪的事蹟怎樣？我們只會在報上讀過他的一篇辯護書之類的東西，裏面雖然也說得理由充分，頭頭是道，但我們對於今天監察院發表的彈劾消息，表示更大的擁護，即使遠在湖北，實際上和我們沒有大關係，但好像也減少我們本身的一分痛苦，發洩了我們每個人心裏的一份怨氣。

從郭懌的彈劾案件，我們可以看出今天人民和官吏間的一般關係。為官者應該反省了！

未來的齊燮元之類

杭州民報有一篇社評，題目是「趕快開放大橋汽車道」，內容是說錢塘江鐵橋的汽車道是確確實實的修好了，但遲遲的不肯開放，讓千千萬萬的旅客們，每天不得不用已經倒毀了的渡頭和破爛不堪的渡船，非但浪費人力，浪費財力，而且充分表示出對於人命的輕視。最後兩節，該報憤慨的說：

「有人說為了管理局問題屬於難，歸中央呢？歸浙省呢？歸杭州市呢？還是歸公司，相互的爭持，而暫停開放。假如真是那樣的話，還是太对不起人民了。」

我們誠懇地建議當局，請先行動放錢江汽車道，准許人和車自由來往，管理問題，且待開放以後你們自己再去爭議定論罷！要是重於爭議，不顧民意，修好了橋還不准人走，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

讀了個篇社評以後，我們不禁想起了大漢奸齊燮元被槍決前批評中國人而又作自解的話：

「國家可亡，民族可滅，個人的利益却不可以犧牲。」

這幾句話，恰好給爭奪錢塘江鐵橋的管理權的人們，一個極好的寫照。照邏輯說來，這些人也就是將來國家危亡之際所出現的齊燮元之類。

這就是要流血的革命麼，難道還要流血的革命就是流血的革命的最終目的麼？

不必詞費，這種區別觀念與盲目忠黨精神，有着驚人的流弊，他有着傳染性，激發性，麻醉性，甚至有着包圍性，使舊派的領導人或黨員，有時亦感束手，或給吞沒。為什麼？因為僅僅就那一個「忠」字而言，不管它是何內容，它的威力，常易使人俯首無詞，束手受縛，而成了它的俘虜。

於此，我們又要說今日中國一些黨派們實在太擅長於玩弄名詞了。孔子提倡正名，荀子並且主張制名，其目的，在求名實的一致，使善惡有所標準。然而我們的那一些黨派們，或有其名，而無其實，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行，而不顧言，經常只是搬弄那一套名詞，口說，偏面理由，單方宣傳……國民黨過去提出「打倒軍閥」的口號，代之以一黨的統治。調政屢次延長，也屢次有其延長的理由。約法明載人民有種種自由，而無限制的「法律」，又加限制。當紅色哲學最風行的時代，戴季陶先生做了一本「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的書，闡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學確確確確，遍滿天經地義。但是不幸得很，黨不料又來一下血淋淋的黨黨血祭。直到現在，黨中人對禮義廉恥，修齊治平，依然罷舞而言，而欺詐，壓迫，貪污，皇朝官僚架子，洋場買辦作風，地方紳士氣派，却層出不窮的在渣下出沒。共產黨怎樣呢？人們常常說美國國民黨專愛以赤色帽子戴在人的頭上，誰知共產黨也有那末一套，而且花式既繁，名目更多：托派，頑固派，親日派，投降派，反動派，反共派，兩面派，妥協派，……頗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一手。共產黨要求民主自由，在他所謂「解放」區內，也只有欽定的民主自由。他們要打倒蔣××獨裁政權，反對一黨專政，延安却有實際上毛澤東的專制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要求國民黨「廢除特務機關」，自己也偏偏有特務組織；他說國民黨摧殘青年，他也活埋，殺戮，幽閉了政治思想不同的無數青年。現在他倆都在戰爭，國民黨政府說：這是「內亂」，共產黨說：這是「內戰」。問他們為什麼戰？他們異口同聲的說：為了「民主而戰」，為了「和平而戰」。

其他黨派怎樣？不少改組合併及新興的黨，都標出「民主」來了，於是民主遍中國，成洋洋大觀，「民主」當然很好，但也就此可以看出他們崇尚時髦名詞的心理。

玩弄名詞，口說，偏面理由，單方宣傳……並不是容易的事，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套說辭的技術，和技術的手段，其結果，所以一其談說足以飾裝愛樂，「其強非足以反是獨立」。為什麼？因為他「持」之有術，言之成理。」所以我們有時說不免陷於皂白不分，是非不定，調停人方面，第三方面人士不足，又有美國的馬歇爾將軍，馬歇爾將軍不足，又加上一個司徒雷登大使，然而一方面是商談，一方面却是硬拼，國共兩方，各有聲明，各提出對方破壞協定爭奪地的事實，大家又異口同聲的說：我們怎麼屢次讓步，對方怎麼條件屢提，怎麼商談無效。一邊說：我們在自衛，另邊說：我們在被擊。國民黨中宣部長彭學沛十月二十三日招待中外記者時，謂蔣主席之八項提示為實現停戰之唯一途徑，中共發言人梅益謂：中共中央十月十八日時局宣言之兩點為真正實現停戰之唯一途徑，彭部長舉出例證，證實宣傳之咎，不在政府，而中共發言人說：「中共無須參加宣傳作戰，因中共並未從事宣傳。」（下接18頁）

在日本，麥克阿瑟的「民主主義」，是怎樣的和蘇聯的「社會主義」鬥爭着。



紅色蛋樓在日本

倪家襄

盟軍佔領後的第二年，日本已變成思想的戰場。美國發展民主政治的企圖遭到蘇維埃俄羅斯的挑戰。其結果將決定新日本，成為麥克阿瑟所說的：「一個和平的有力的堡壘？或者是一個危險的戰爭的跳板？」

這衝突只有日本人，自身能够解決，許多觀察者覺得乳臭未乾的民主政治，還不能够負起這任務，其他熟悉日本情形的美國人，認為日本民主的根蒂雖方纔扶植起來，但已埋種在有力的肥沃的土地上了。

麥克阿瑟在佔領的第一年完成了許多近乎奇蹟的成就。軍國主義日本的殘榨業已毀滅了，六百萬軍隊突然復員了，戰爭罪犯和他們的支持者已從公共生活的每一部門退放出去了，一個戰爭經濟完全解體了，它的巨大機務留待聯合國賠償委員會來處理，平時國外貿易以日本自給自足為目的方纔開始，日本人民對未來懷着希望，雖然他們痛恨舊軍國主義，雖然他們飢餓貧窮，可是他們仍燃燒着新理想。他們對民主政治只是一知半解，但它保證和平與自由。

麥克阿瑟認為：「日本人的精神革命，是世界社會歷史上空前之事。」若是給以鼓勵和發展機會，則將成為較虛偽信心所作的基礎更為鞏固。

新日本，大部份是麥克阿瑟自己的創造，他以聯合國最高統帥的資格，拋去軍政府的先入之見，在東京設置聯合國最高司令部，作為指導監督的機

構，並命令日本人自己去做清掃的工作，他的第一道命令，給日本人以人權法，保證信仰、出版、言論、集會之自由並給與勞工和政治組織的權利；他指定起草新憲法，要求婦女投票權和提高選舉新議會；他指示教育制度的大改革，允許被壓迫佃農以土地；立即解散財閥，這是擁有大部日本財富的幾個大股東公司，紐約時報指出日本為：「被解放或被戰敗國中聯合國軍政府的一個光明點。」

可是，現在使戰後歐洲陷於恐怖的同樣衝突，襲擊着日本，一個強壯，獨立民主的日本出現，引起了蘇聯的敵意。於是，日本在它發展為民主之前，已被兩強拖入相反的面向，兩強都迷惑地允許了自由的理想。

投降之後，熟悉民主過程的日本領袖們遲緩地從集權主義的瓦解的陰影中脫離出來。但另一模型領袖，早經訓練以待機會的到來。政治犯釋放後，德田球一領導的純理論共產主義者集團就恢復活動了。幾個月之後，延安集團的共產主義者，由莫斯科訓練的野坂參三從紅色中國被遣送回國了，共產主義者獲得控制新日本勞動運動、廣播和報紙的結果，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大部份銷路很大的東京和大阪日報以及許多地方報紙都明顯地左傾了，那些不大左傾的，也擁護共產主義的主張，東京三大日報的從業員驅逐了館主和主筆——以他們是「戰犯」的理由——而取得了編輯方面的控制；直到被政府禁止，這手段用聯合罷工代替，作為勞動武

器。

左傾份子攫取了有力的出版者協會，它管理了紙的分配，與實際上對日本每一報紙和雜誌有生死予奪之權。若是一個編者的政策不够左傾，那牠就會被掛上「反動」或「戰犯」的銜頭，而牠的紙的供給就會被切斷了。同時，新雜誌如雨後春筍出來，大多是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倡導者。

起初，聯合國最高司令部似乎不願干涉，因為事關言論自由。實際上，少數人士，在聯合國最高司令部有着重要職務的，暗地裏鼓勵着日本左翼份子，當實際的情形引起麥克阿瑟注意時，紙的分配被置於更可靠的人們的手中，若干美國人被「遣送回國」，全日本出版事業得到關於新聞自由的任務和責任的嚴厲的教訓。

可是幾個月之後，聯合國最高當局發覺廣播事業中的罪犯了。到那時候，半官的日本廣播公司的電波是這樣充滿着反資本主義的漫罵，勞工管理鬥爭的劇本，甚至馬克斯傳的講述，以致日本人（付了費有特權收聽的），訴說他們不能收聽到什麼，只有共產主義的宣傳，可是從一九四六年七月開始，廣播題材的管制加緊了，廣播評論家們依然漫罵政府和「反動份子」，但節目已比較平均了。

從保持輿論的見地，麥克阿瑟於一九四六年初，號召一個總選舉，遣使左翼份子大為狼狽，發出一個日本人「還未熟習於民主方法」的呼聲來。這話沒有多大道理，幾乎任何自由選出的新政府，願意以戰時負責的議會，過渡到投降後內閣。

麥克阿瑟非常堅決，有婦女參加的一個總選舉，是他的政策的一個要點，他主張使日本人熟習民主的最好方法，是讓他們開始利用民主程序。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舉行的選舉，以日本歷史上最活躍的政治競選運動之一為先導，政治團體，

公共集會，自由演講和報紙都利用每一權利，達於極頂，有資格選舉的人去投票的數目較任何時為高，兩個保守黨佔先，總共有二百三十三席。社會民主黨獲得九十四席；合作黨（溫和社會主義派）十七；各種小黨派三十五；獨立而未加入黨派者八十三；共產主義者只獲得五席。

總選舉後，許多報紙開始轉向到不大極端的方向了，蘇維埃俄羅斯對酒舖向大為吃驚，決定制止它。

報紙、廣播和賣膏藥的宣傳家異口同聲喊着：「美國式的民主是屬於於資本家，地主和銀行家，蘇維埃民主屬於於農民，工人和到處的平民。」思想戰進行着。

今天，日本人民受着左派的極端壓迫，而且頗少有人努力去掩蔽這個事實：這壓迫的來源是莫斯科。這常常適用於二個水平：公開地在東京聯合國會議上；暗地裏在輿論的水平上，去擾亂並煽動日本大眾。

在高的水平上，蘇維埃由一個嚴謹而過份巨大的外交團所代表，其首腦是狄萊佛揚中將，約有團員五百人，（英吉利聯邦代表團只有團員三十二人）俄國人在佔領上沒有積極任務；狄萊佛揚的職責，幾乎完全是對麥克阿瑟政治發放蘇維埃批評冷箭，當舉行二週一次的會議的時候。但遭攻擊常被麥克阿瑟助手阿契遜巧妙閃避了。

在低的水準上，蘇維埃的戰術比較頗有效果，俄國在西伯利亞短波廣播每天對日本發佈一串強烈反麥克阿瑟，反政府的非難。在日本約有不到五百架短波收音機向日本人轉播這宣傳，任何特別廣播的反響可於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之內，在日本左翼報紙上找到。

精查一下蘇維埃宣傳的內容，就可想見其目的

之所在，凡事不出於左翼的，都被稱為「反動」。新憲法——明顯地主張人民的權利和自由選出的議會在政治上最高權力——被稱為虛偽的契約，充滿模稜兩可的條文。

他們告訴人民說：「反動」政府申通地主，拖延土地的改革，事實是：計劃正在進行，去根除封建的佃農制，並使日本三百七十萬佃農的大部，歷史上第一次，用低的代價和寬大的條件，迅速獲得土地。

正當財閥的財產業已清算，一個沒收私人產業百分之九十的資本課稅法案已向議會提出，和另一手段取消銀行和私人企業所有的十億戰爭賠償的時候，他們的廣播却攻擊起政府袒護財閥和拖延經濟改革來。

在東京共產主義出版物中最明顯的是經濟來源神秘的月刊「蘇維埃文化」，它對讀者保證「蘇聯沒有失業」而且「蘇聯的物價低消費品多」。不然飢餓和失業的日本人民會看過這點，它在一篇社評中教訓道：「日本的復興決不能由自由經濟或資本主義制度而獲得，日本必須學習蘇維埃的經驗。」

在東京，和舊文化城京都，有幾個很興旺的共產黨辦的學校，教員是曾經就學於莫斯科和延安的人，被指派訓練黨的工人和組織者，課程注重實踐和宣傳，政治組織和滲入工作。

許多日本人問：為什麼美國人不制止此種活動，其回答是：在民主政治下，至甚對現狀的極端反對也有權說話，批評和討論，即使它歪曲事實，這是每個人的責任，去辨別真和偽，抑制報紙，封閉學校，壓迫共產黨——這是集權主義的日本或蘇維埃「民主」的方法。

麥克阿瑟完全知道他們玩的那套把戲，但他依然確信真正的民主會渡過這難關，他已囑咐他的副

官曹緩反宣傳，而願以「事實說明民主」，他不怕非共產主義的左派，而且時常表示願意不必嚴格按照美國的模型（譬如，在他認為可能將煤礦收歸國有），若是這動作對日本最有益。可是他對日本人表明他的關心：「恐怕一個久經極端保守哲學統治的人民，會容易被灌入一個主義，重新帶入極端急進左派哲學的統治。」

去夏朝日新聞舉行過一次民意測驗，表明了保守黨自總選舉後已喪失許多地盤。但這支持完全被社會民主黨吸收去了，而共產主義只有零星的收穫，因此，社會黨拒絕與共產黨組織「民主陣線」。現在已有種種形跡足徵日本人將看透「蘇維埃民主」的意義，而且避免極端的左傾，一個獨裁制下酷刑的苦痛記憶，或許會從另一個奴役中救起日本。

原著者 James Mohrhan

創造與建設

秉恒



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

張常惺

(第五交響曲)

貝多芬是頂愛自然，他自己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的愛田野……我愛一株樹甚於愛一個人……」所以再沒有比在一個悠閒的自然風景裏，或者在一個美善的人心中，更能使他感到無限的安寧和快樂了。當時雖也納一般貴族的庭園裏，樹木都是流行着法國風的剪枝和修飾，貝多芬對於此種不自然的造作感到極度的厭惡，他喜愛維也納郊外那種從未被人裝飾過的深翠的森林和澄明的小川。當一八一〇年即貝多芬逝世二歲的時候，他的耳聾病更厲害了，他再也聽不到大自然中小鳥啾啾的歌聲，溪水潺潺的流聲，和在微風中搖擺着的樹葉聲了。耳聾，對於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滅，對音樂家是整個世界的死滅。所以這對於貝多芬簡直是個極大的致命傷，潛幾乎使他陷入完全絕望的深淵裏，他就更加盼望着都市的喧鬧和煩雜的交際，而孤獨地躲到維也納郊外的埃林坎希太脫的小村莊裏去休養，也就在這個小村莊裏，他曾寫過有名的「悲痛的埃林坎希太脫遺書」。可是在他休養之中，同時也使他能夠常常親近到大自然的美景。他從黎明到黑夜，獨自在外散步，戴着帽子，冒着太陽，冒着風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樂了！每株樹都傳佈着你的聲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這些樹林裏，在這些樹叢上——一片寧靜，——供你役使的寧靜。」他精神的健康，世俗的煩惱，和肉體的痛苦，畢竟在自然中獲得了一些慰解。於是他就想以他當時對大自然的熱情感來作一個交響曲，此到一八〇八年夏天，他第二次到這個小村莊來休養的時候，他才用在自然美景和田園生活中所感受的情緒和靈感，構成了這個第六——田園交響曲。

他自己在這個交響曲的曲首，特別地加上了「紀念鄉居生活的田園交響曲」的標題，以表明他這田園交響曲是獻給自然的。並且還註着：「聽者必須從各自的立場去領悟。」所以對於這個曲的解釋，作者是任意聽者的自由，並

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定。

貝多芬在此曲中，曾把大自然中的事物和風景試以某一程度的表現，這是否就可以使得我們認為此也就是一種近於所謂「標題音樂」的曲子呢？不過我們假使追溯到當時他在作曲際的旨趣，同時對於此曲再加以細心地研究，則我們也就可以了解此曲完全是一種有特別形式的音樂。從古以來，在用如此大規模的構想所作出的形式的音樂，又如如此大地描寫自然者，則貝多芬可算是最初的第一人了。誠然在那個時候的音樂中，模範大自然的音響已並不是一件怎樣新鮮的事情，就是所謂「田園交響曲」這個名稱，在貝多芬之前也曾經有過，例如大作曲家亨德爾（Handel）在他的最大的瓊瑤「救世主」中，也寫過一個所謂「田園交響曲」的短曲，還有和貝多芬差不多同一時代的通俗作曲家克南非德，在一七八四年所發表的「田園交響曲」各樂章中，也是註着各個不同特色的田園情調的標題。不過他們的曲子僅僅是把田園美景繪畫般的，加以有趣的描寫而已。而且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却是在一種極美的形式上，揭發着深渺的詩意，他並不是僅僅把普通旅行鄉村的情景，用音樂來描寫出來，而是把從大自然靈魂中所感受到的印象作為一種音樂來表現出來；也可以說是自然和靈感所交匯而成的一種情感的描寫。這正如貝多芬自己在總譜上所寫的「與其說是繪畫式的描寫，不如說其情感的表現」一樣。所以我們假使把這個交響曲也一概地稱為標題音樂，則似乎是輕視了這個偉大的音樂，和佔低了作曲者真正的價值。固然我們在這裏面常常會遇到一些文學性的細目，不過像這些文學性的標題，其中採用的目的和限度，祇止於使得聽者的注意力，能夠集中到構成此曲主體情感的自然情景和音樂而已，所以我們對於這些標題是不應該有着過度的強調。

以下就是每個樂章所表現的特點和印象。

第一樂章 下鄉時快樂的印象

(Allegro ma non troppo)

第一樂章一開始就使人呼吸到鄉村裏所特有的靜穆，和平，愉快，明快的氣氛。一陣陣帶著土香的晨風，送過來被露水所潤濕了的涼爽的空氣，掛着露珠的綠葉在微風中靜靜地搖擺着，剛剛醒醒的小鳥正在樹叢間輕輕地拍着羽毛。就在這一切都尚在恬靜裏，小提琴也沒有經過序奏，就先奏出輕快和天真的第一主題。這個主題似乎帶着取斯斯拉夫民謠的那種旋律，像春風拂拂心地似的，推動着曲的進行，漸漸地增強起力量，而到達了管弦的總合奏。驟奔出一陣在晨曦四射，山野通綠中，羊羣馳奔，牛車疾走，駿馬嘶叫，小鳥歡歌……初夏田園的晨景。而第二



像畫汝多貝

主題也就在這個情景中，經過了弦樂器和管樂器的對話，及小提琴的插句，從大提琴的演奏裏提示出來。起初小提琴只是在旁邊懶懶地伴和着，到後來又從大提琴手裏把主題接受過來，明快強力地展開出去。於是曲就進入了展開部中，但其所使用的體裁仍是第一主題，不過在形式上是有各色各樣的變化，一會兒歡樂一會兒恬靜。雖然這一個「展開」，相當的冗長，但始終保持深遠的平和，恬靜的節奏，平穩的轉調，全無次要樂句的插入，祇是同樣的樂句和面目來回不已。在這種美觀的古典形式之上，完全表現出一個人面對着一個固定的圖畫懸然神往的印象。

第二樂章 溪畔小景

(Andante Molto Mosso)

貝多芬在這裏所表現的小溪是澄清明澈的川流。在其如鏡的水面上是反映着恬靜的蒼穹，偶而微風拂過水面，撥出細碎的波紋，那伸展到上流水面上的樹梢，是正盛開着潔白如雪的荊花，而用一種柔和的旋律在輕緩地搖盪着，且和搖盪的垂柳對美的倒影。——貝多芬就以這個令人迷醉忘我的溪畔美景為主題，用弦樂器奏出主要的樂想。通例在交響曲的緩徐樂章中，大多是用歌謠的形式或者變奏曲的形式，但貝多芬在這裏所用的却是大規模的閉塞大形式的流水，而以小提琴奏出明顯的第一主題，表達了「逝者如斯，往者如彼，而盈虛者未嘗往也」的意境。未幾結樂器在伴奏着主題之際，俄而飛逸出來，奏出一種急速的，但並不不安的節奏，木管樂器也開始吹奏出幽雅甘美的，輕描淡寫的樂句，而第二主題也就在絃樂器的區分中顯出來，但這次是短促的，繼之是上方以木簫，下方以大提琴，對這主題的反覆。同時在巴松 (Bassoon) 和小提琴三重奏中發出一個親切而愉悅的音節，而且在此樂章的高音部，或木管樂器中，時或飄過這一種可愛嬌美的不協和的顫音，而恰似飛鳥掠過平靜如鏡的水面時，牠的小爪或羽毛偶而觸及水面，而掀起了微弱的波紋一樣，稍稍地擾亂了靜謐的情調。

在這裏的小鳥，還並非全是屬於構想的。貝多芬對此是放肆地用了文學性的筆調，並且在樂譜中有明細的註解——那平穩的最高潮只經過一閃之後，就暫時落入寂靜的淵底，這表現出一個人在恬靜的環境裏，浴後和暖的陽光，面對着大自然的美景，茫然忘我的神情。從這裏我們開始聞到小鳥的啼聲，這雖然全是暗示性的，但也非常明確。在長笛的顫音中傳出幽美的夜鶯歌聲，在木笛 (Oboe) 用反覆音符組成的短促音型裏，傳出德國人的鸚鵡啼聲，而木簫吹奏出明快的杜鵑聲。貝多芬把這三種鳥啼之聲合成了一組三重奏，相次模倣返復，而靜靜地結束了這一樂章。

對於貝多芬在此描寫實際的鳥聲一事，後來會引起過種種的議論，但是貝多芬的目的，倒並不是想把此曲寫成一篇描寫音樂，也並不是他在溪畔小景裏，確實有過這些夜鶯，鸚鵡和杜鵑三種啼聲的經驗而起，他只想藉着這些鳥聲來表現出鄉村美那種恬靜，明暢的情調，使得這個冗長的 Andante 的結尾，更加地增強了效果。

第三樂章 鄉人快樂的宴會

(Allegretto)

貝多芬在前面二個樂章中所表現的，只是對於大自然風景的情感，而到了第三樂章，他開始描寫人物了。好以一個個人正在森林中彷彿地獨步之際，偶然衝入鄉人快樂的集會場中。這裏正在舉行着慶祝收穫的野宴，於是音樂先是三拍子的圓舞曲 (Waltz)，完全取材於往昔音樂大國的田園舞曲。其最初的主題只由絃樂器的合奏所提示出來，而長笛，巴松，木笛等亦參加在旋律句中，道更顯得幽雅和輕快。不論在木管奏上，或者在弦奏中，都是非常單純和樸素，可也充滿了活潑的精神和清爽的力量。

第一主題經過了若干的展開以後，第二主題就在木笛的獨奏中相繼的出現。這一主題是具有快樂的節奏，可是雖然也與第一主題一樣，同是二拍子的粗野的舞蹈曲，雖然其既是舞曲，則不如說是歌謠較為合式。而且這個歌謠還是衆人所週知的，且極熱誠的古普德國的簡短的民謠，不過極一為明快的銳角 (Point) 所表現的時候，却完

全是另有新的音彩和力量。

此後又是種種的舞曲節奏，沈重的音調表現出鄉人們粗野的足音，同時掃盪出一片喜悅和快樂的氣氛，緩緩地推進曲的音流。當音階經過二次返復而到結尾的時候，突然低音部發出降D調的顫音奏 (Tremolo)，響好似瘋狂的一陣雷聲，立即把此一主題激發的一種激越的情緒，而就此忽忽地進入第四樂章。

第四樂章 雷雨的襲來

(Allegretto)

在前一樂章最後所聽到的那一陣遠處的隱雷聲，到這一樂章的開始已經愈來愈迫近了，簡直成爲一種緊張，激昂，恐怖的警告。那其剛剛還在這裏歡舞的鄉人們都已紛紛四處逃散，如雲似瀑，籠罩住整個的天地，只聽過片刻的靜默，小提琴就在短促的碎音和音裏發出連環閃電，立刻誘來了狂風暴雨，和霹靂一齊發作，立刻使得悠閑的田園整個地變色，完全陷於紛亂和恐怖之中。祇見得電光閃閃，劃響，天空，雷聲隆隆，搖撼了大地，怒風狂飆，激雨沛沛然，草木紛紛，花朵亂舞。在貝多芬以前的作品中，從未有過像這裏所表現的那樣使人感到可怕和顫慄。幸虧這個大動亂的場面沒有多久就過去了，風勢漸次地低弱，雖然還偶或隱隱地聽到雷聲，但已是想愈愈遠，而收斂散，青天隨着長笛所吹出來的C長調上行階進漸漸顯現，柔和的陽光又普照到美麗的田園。

第五樂章 牧歌，雨過天青後的欣慰和感激 (Allegretto)

(Allegretto)

木簫承受了前一樂章終結時長笛的上行音階，而得發出甘美的牧歌的角笛。在還互相應答的牧歌中，操縱着一種宗教的虔誠和感禱的情感，而作爲了構成第四樂章的基礎樂想。

這時候一切重歸靜謐，潮濕的草原發出清香，第一小提琴就奏出明顯的主題，其次音樂是採用非常闊達的構成，其所顯示的旋律幾乎是十足的村歌，但也深刻地激發起興奮的情感，並且經常地保持着單純，直截的氣氛。在真

烟中極品

大克雷斯

高提質品

想加技烟

間雖然時或有短促顛音的出現，但遲延不過是暴風雨的可怕的間隔，對於這一場夢中的虛感，喜悅的情感畢竟毫無擾亂。

接着是從其幽的樂想中織出了變奏部分，自其裝飾的形式上觀之，這並非是一種基礎樂想的再現，而是體其主調在本質上的可能性，讓牠自然體之發展和裝飾。然而不拘其音樂的內容是如何地複雜，同樣是表現出明期的氣派和高雅的神情。好像一切的風景，人物都孕育在幸福之中，毫無不安和憂慮，就是連馬車牛馬等等，都在爲這個美麗快樂的因因而舞蹈。整個樂曲就在這這個平，與喜悅的空氣中告終。

貝多在此忘記了憂患，心上反映着自然界的甘美與團圓，抱着沈沈的觀念，頌讚着田野和農夫牧子。

他是一個軍人外交家，以他的坦白和友誼的政策，在中國完成了奇蹟。

魏德邁

徐世燕



兩年前的秋天，中美高級將領集中昆明機場，歡迎美軍新司令官他們。

「假使你信任了一個人的時候，就得以最大的努力來支持他，他絕不會使你場台的。」

這句話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意義就是：「要看待大家都是一個樣，不論美國人或中國人。」

魏德邁將軍表明，不論明的人軍人信條，他對於他人所取的態度，是方誰的不是命令的，是民主的不是散漫的，是坦白的不是專制的，要對於任何一件事，都以誠懇來對付，他的六萬五千美軍也是如此。他確信他們和中國人都能擁護他對於人心至善的信仰心。

正候着戰鬥機保衛下的那架飛機時，指揮塔指引一架巨型機，在距離歡迎者遠遠的一個角上降落。

一位瘦長的將軍，從那運輸裏出現，他跨上汽車向擁擠着中國勞工的機場裏馳去，到了那些擁擠的戴金邊帽穿軍裝的歡迎一羣前面，他微笑着說：「我的名字叫魏德邁，來到此地，我很愉快。」

他在美軍各戰區司令中是最年青的一個，現在他謙遜的負起了這艱巨的任。沉着與勇敢是將軍的個性，誠懇和友情的態度，是他在指揮上得到成功的鎖鑰。

這個時候，正是中國危險的時期，中國軍隊傷殘得幾乎難以再事抵抗。日軍兵驅直入，好像不久就可搜奪昆明機場，這所是在中國獲取徵量補給品的駝峯航路的終點。中國人和他的盟友之間的關係也惡劣，同時美軍官佐態度常趨消極。

新任美軍司令，既不帶來補給品，也不帶作戰部隊，他卻帶來了精神上的新激勵；在他的個性裏，對於他人總是具有信心的。

他是少數計劃對美國全球戰術重要將領中之一員，他曾在德國克萊里葛軍事大學讀書，就以他的先生所授的技術，還擊他的先生。他做過羅斯福總統和馬歇爾將軍在重要會議中的顧問，並且和盟軍最高將領們，共同參與機要，得過優異獎章。他幫助英國計劃及完成通過河峽，登陸歐洲的戰術，當蒙巴頓指揮東亞戰場時，他因爲特殊的功勳獲得了白司和檢獎獎章。於是當史迪威與蔣委員長分離時，他就匆促的被派到了中國。

魏德邁的新任務是很複雜的，當他人主張發動全中國的武力及美軍，尤其是他們的空軍部隊時，魏德邁部決定最重要的還是保持未失的機場，尤其注意於昆明機場。然後再進一步奪回已失的機場，一面添築新的機場，雖然他是陸軍出身，但是他的地面戰術，卻是以空軍爲中心的。

這項計劃是需要得蔣委員長的許可的，在他堅決的一席洽談以後，他就得到了反攻所需要的中國

軍隊。他也得到最高盟軍的命令，從緬甸將美式訓練的中國軍隊輸送過來，他們飛越過駝峯，在這次大戰中也算得一樁偉大的工作。六個星期以後，中國軍隊終於在美空軍的輔助之下，阻止了日軍的進攻，在一個美軍的報告上，稱之為「中國空前的大反攻。」

在緬甸，中國的軍隊常被稱作「烏合之衆」，他們的「戰鬥精神不能團結」，但是魏德邁否認這一個判斷，他說我相信，假如中國軍隊，能給與優良的配備和訓練，並且使他們吃的好，帶領得好，中國軍隊定是第一等的優秀者。

因為美國要補給中國全部三百個師不可能，所以魏德邁將軍就和蔣委員長選擇了三十九個師，使他們獲得美式的配備，如合宜的食物，溫暖的服裝，現代新訓練和新武器，這些東西如鋼盔，水壺，皮鞋等。

美國爲了要幫助中國得到充分的卡車，從事輸送上述配備，因此轟炸機隊大量的緊縮，以節省汽油來補充這項用途。美軍同時取消了PX的供應，使中國軍隊得着充足的服裝，軍用食盒增加了三倍，維他命丸也增多了。在美方的指導之下，中國的後方勤務部也成立了。他們甚至於能自造中國式的軍用食盒，裏面完全裝的是中國食物。

中國軍隊無法防止霍亂天花與虎烈拉，自從戰地病院成立以後，疾病的死亡率就減低了百分之八十九；因受傷而死亡的人數也減少了。

在四月裏中國軍隊擊退日軍，奪回了三個以上的空軍基地。兩個的中國軍隊，在我們的特務訓練之下，在敵後的鬥爭也很成功，很多的美國勳章，爲了獎勵英勇的戰蹟而授予中國的兵士下級幹部們，是一件特殊的尤榮事蹟。

魏德邁聲明，不容許有對於中國不親善的情形

存在。爲了這一點，他將兩個高級將領，四個旅長和十二個團長調遣到別個戰場上去。他那實踐的決心，使他的部下祇能服從他的命令。

但是那些官長和士兵們，都衆口一詞的說：「他是一位公正的人物。」

憑着他那真摯的友情，魏德邁想要探索他的部下的思想，尤其是對於士兵們的眞象。他說：「你們不能在檢閱場中去尋求他們的眞象。」他跑到那些士兵們的蓬帳裏，和那些懷着思鄉病的士兵們，傾談着棒棰，繁華的街市，和美國。他的總部裏，從不掛着令人頭痛的字牌「此地是敬禮地區。」

魏德邁將軍爲了防範大衆思鄉病起見，他同部下們申述，爲了爭取勝利：「我們不應該把我是美國公民的權利看得重，而忽略我們對於美國應盡的責任。」結果他們奉行得很好，在中國戰場上，沒有發生過「我們要回家鄉去」的騷擾景象。

他揮霍奢華，假使別人那裏沒有啤酒和可口可樂的供應，他的總部裏也一樣的不供給，他聲明他每星期祇在外吃一頓飯。他和蔣委員長共同告誡官員一切酬酢，祇限於四隻菜。

美軍聯絡部隊，也和中國軍隊一樣的飲食，一樣的睡着牀板。他們的軍士們不坐美國的飛機，也和中國軍隊一板乘卡車行軍，他們接受中國高級將領的命令，但是他們對於中國下級士兵們，卻從不以命令方式指揮，「我們這裏祇有指導，沒有命令。」這是總部的訓示。

爲使中美容易合作起見，可敬的蔣委員長，他將中國軍隊的編制，改成和美國一式，爲了使美軍人等行軍路線一致起見，他將過去習慣上久違的行軍規則，也改定爲一律向右行敵。

所有這些加強中美邦交之舉，年前在重慶，中國婦女和美軍跳舞，常被稱爲「吉普女郎」，現在

中國家庭間對美國人已不加歧視了。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在自由中國報紙上，都刊載着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的文字。

自從杜立德轟炸東京起至今，中國人救了無數的美國空軍的生命，空軍人員在被迫降落敵後地區時，是換着苦力的服裝，或者混在鄉下的送喪行列中，安全的送脫險的。中國人對於我們建築用以襲擊日軍的祕密機場都很明瞭，可是沒有一處，因爲中國人出賣國家偷漏消息，而遭到日軍的攻擊。當所有的強壯的苦力們，都在建築三處規模宏大的機場時，另外又需添築一處備用，在三天之內，就有六萬中國農夫，他們放下田裏的工作，以他們堅強的背脊，搬運着石塊泥土，這對於美國人的表示，無異是在說「謝謝你」一樣。

魏德邁伸展著的手臂，張得更遠，而獲得了美國的四萬五千萬個忠實的同盟。

魏德邁的興趣，並不祇限於軍事上，他也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他研究着國際間的種種事件以及政治和經濟。當去年六月他的兒子阿爾勃勃由西點軍校畢業時，他父親告訴他一句中國的格言：

「一個聰敏的人，他從自己的經驗中去學習，而一個更聰敏的人，他從別人的經驗中去學習。」他不僅具有軍事上的策略，同時他也有應付各種問題的才緒。他深知要加強中國抗戰的力量，也必須加強其內部團結的力量，他到中國來也具有調和的使命。

魏德邁雖然是一位軍人，但他的談吐很幾個外交家，他不信馬基維利的說來，他說：「另一次戰爭，將使人類進化，倒退一千年，今日國際間的關係，須要彼此更坦白的相互交換意見，不能暗地裏從從容着搗亂。」

眼睛奇談

象 寶

眼睛，是大自然在動物創造中最富藝術意味的筆觸，有稀奇的形態，幹着怪誕的事情。

（在昆蟲的身上，牠們顯得積聚累累，像多面的金鋼鑽。蠶眼是樹一般，有着柄的球。鳥兒們的銳眼有着第三個眼臉，便是薄而能動的護眼的薄膜，使眼睛保持溫潤，也因此此在風暴中仍能視物。

有幾種動物，像沒有眼臉的蛇類，在牠們的眼睛上生有保護膜，當新的膜片在下層形成，舊的便變得不透明了，所以蛇在蛇皮之中有時是盲目的，有一種有角的蜥蜴，也叫作「出角蝦蟆」的，據說從眼中射出小陣的血，來威嚇牠的敵人。蟻子的眼睛生在圓錐形條片的頂上，各隻都能夠和別隻不相觸地來獨自轉動的，當別隻向上抬的時候，一隻能夠向後看，蜻蜓（註一）和蝦蟆不能看見一件事物，除非這事物正在動着。

尾魚（註二）各條臂的頂上裝着一隻小而紅的眼睛，當這動物要依着這條臂所指的方向行動的時候，牠便循着路。但是細細的「四眼」，熱帶美洲一種淡水的柳條魚，以一種尤其巧妙的模樣解決了牠的水中的問題，牠的大而突出的眼睛，都被一條中線分成上下兩層，牠游動的時候，頭頂露出水面，因此露出上層眼珠，能在水面尋得食物。同時，浸在水中的下層眼珠，能夠看見在水面下的動態。

在下等動物中，眼睛是從外皮的能感光的細胞進化而來的，蚯蚓的皮膚上佈散着這些沒有眼光而能錄光的有攝影感覺的細胞。蠟（註三）的眼睛，是沒有眼珠和眼光的筋，僅能錄光。蠟的眼睛雖有眼珠，不能顯現一個明顯的形像，可是藏在壳裏的蠟

蟲（註四），雖是極原始形的軟體動物，發達到有針孔般眼蓋的真正的眼睛，有一種的極微細的屬於原始動物門的單細胞，學名叫作 *Ponchelia Conrati* 的，有一隻單獨而完善的眼，是科學上所知道的最小的眼睛了，某種鯨魚有最大的眼睛，近乎墨球般的大小。

小動物，如麝鼠，如北美小栗鼠，不能看到十呎以外的事物，大灰熊（註五）僅能看清短距離，因為眼睛小。可是，獵食獸保障安全的跑和羚羊，能夠看極遠的距離，靠眼睛的敏捷和獨一般的眼，但是貓頭鷹，神鷹（註六）和老鷹底望遠鏡一樣的眼睛，是無與倫比的。老鷹能夠在一千呎的高空，俯瞰到一隻兔子，不爽毫髮地向着他直撲下來。

被獵的獸類底眼睛，生在他們底頭的旁側，因此他們同時能看各個方向，鳥類也相像，但貓頭鷹不在內，牠的眼睛是生定了的管子，因此不能轉動，那便是一隻貓頭鷹旋轉了二七〇度的角度，才能四圍看見的緣故了，但是食肉獸類的眼睛其位置是在頭的前部分，對於身後的景物，沒有什麼用處許多夜出的動物，有橢圓形，或狹長形的瞳孔

，尤其是貓和蛇，如響尾蛇，這類瞳孔能夠放大以便使大量的光線進入助成晚間的視覺，真正的晚間的動物，像貓頭鷹和其幾種的狐猴（註七）不能在白晝看見事物，極如白晝的動物不能在暗中辨清事物一般。一切的大動物，却一定要在白晝和晚上都很能夠看清，爲了要獵取食物或逃避敵人。

〔註一〕 蜻蜓 *Chamaeleon* 亦譯石龍子，是一種小蜥蜴，體裸無皮，一尾四足，因能變換體色著稱，傳係以空氣爲食物。

〔註二〕 星魚 *Starfish* 亦作海盤車，雞尾魚，或海燕，是棘皮動物科的水產，形如星，通常有五條臂，再多些也有，分向歧生如星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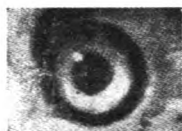
〔註三〕 蠟 *Limpet* 水中的軟體動物，有圓錐形的壳，附生石上。

〔註四〕 鸚鵡螺 *Nautilus* 或作帆螺，殼蓬螺，產於南太平洋及印度洋中的軟體動物，屬頭足類。

〔註五〕 灰熊 *Grizzly Bear* 北美西部強大有力的熊。

〔註六〕 神鷹 *Condor* 南美洲安達斯山區的大鷹，是世上最大的鷹類。

〔註七〕 狐猴 *Lemurs* 猴類，大都產於非洲馬達加斯加。



蠟的眼睛不能轉動，僅能向前直視。



蝦蟆不能看見不動之物。



蜥蜴能在同一時間中看到兩方面。



老鷹能夠在1000呎的高空俯瞰到一隻兔子。

廠 造 營 新 昌

各 房 裝 大 承
項 間 璜 小 包
工 佈 門 營 一
程 置 面 造 切

號六八一八六
號一八五一七

話 電

號二十弄七十六路二南正中海上
號四十八路一南正中海上

址 地

司 公 器 木 泰 新 昌

價 承 工 術 沙 上 精
格 蒙 程 裝 法 等 裝
克 賜 齊 璜 及 木 新
己 顧 備 等 藝 器 式

號一八五一七 話 電

號四十八路一南正中海上
(路院母聖普)

址 地

拉丁美洲的科斯他黎加

總統排隊候車的共和國

卓祥燕

在四半球中心的渺小的科斯他黎加共和國，在一九二一年獨立，現在成爲熱帶地方的民主政治的綠洲了。對於爲戰後的不安和騷亂所困擾的世界，很可以作爲鼓舞和楷模。

科斯他黎加的人民，對於生活快活得像他們豐盛的咖啡，香蕉和花梨木林一般的小心。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和快樂的追求，是他們的生活觀念。這共和國使旅行家和歷史家一般地心醉，是容得我共存的樂土，在一個被國際糾紛、勞工鬥爭、和國際政治伐與所騷擾的半球裏，昇一處「沒有秘密的地方」。

科斯他黎加無通常所謂的軍隊，其「軍隊」便是警察隊：二百四十二個警察，八十二名警官和二百二十名音樂師。

可是，科斯他黎加共和國還在跟德國——威原皇帝的德國作戰，她從沒簽署凡爾賽和約，在簽署奧禮時，科斯他黎加就被遺忘了。

在跟蘇特勃作戰時遭到了「一次「損害」，在勝利日遭到的：「一羣大砲連兩儀式拂去了灰塵，在掩蔽架下拖出了來預備慶祝。國人對於全體事情又快燥又熱心，大炮却不發聲，他在鳴第一響時爆裂了，一時有些兒粉亂，却抽運氣的沒一個人受傷，慶祝歡暢地繼續了下去。

就記錄說，科斯他黎加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向日本宣戰，比美國要早。

在這「國家裏，丘陵起伏，豐盛的咖啡和其他農作物層層密佈，沒有什麼政治暴動，若有擾亂，也不會伴着流血的，科斯他黎加國民帶重新報紙來進行他們的革命。

可是，有一次，一位科斯他黎加的總統對於政治上的擾動進行了「冷水療法」，在一九一八年一羣學生因抗議一項新頒佈的政府法案，在總統府門前舉行示威，這位行政首長親自出馬，手執皮帶帶子，向這批不滿的人們「關

啟」。次日，科斯他黎加國民被這般強力的方法所震動了，迫使地位總統下野。

科斯他黎加國民不聽不常的聲望，授予他們的總統，他的大名顯得被提到，他的肖像無處不見。在觀光道一個共和國時，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不事選舉宣傳的國家了，在這兒，政治活動確實是在日常生活中僅是一個極小部份。當代的行政首長楊奧尼羅，舉例，在一九四四年當選，說國民中的其他人等完全一樣，在民主政治中是適當的。他的行動沒有鋪張和歡呼聲伴隨着，他也不需任何衛隊，你要見他，也不需通過層層的部院，他任意地接見一切人等，傾聽最早聲者的聲訴，跟傾聽出來的公民底聲總表示同一的興趣。

當總統到影戲院去的時候，他購買自己的票子，他也排隊等待公共汽車，跟他手下不重要的官吏一模一樣。傍晚時，他忙着他修剪園在他那中層的府第的四周的蘇樹，跟過路人交談着（一如平常人，總統所得的月薪是一千克隆，不到二百元美金。仲原是一位律師，且擅長教育，離過婚又結婚，前後二位夫人都有孩子。

政治犯幾乎沒在這一共和國裏聽見過，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是完全極有秩序和自由的，總統不能被連選二次以上。

不投票的公民須繳付一筆罰款，第一次罰五克隆（約美金五角），第二次五十克隆；依次累進。可是百餘萬的公民，瞭解他們的政治上的義務，對於選舉都盡心以赴。

實際上每一居民懂得閱讀和書寫，在這一國家裏教師事實上要比警察多。這兒，文盲的百分數在全洲中是最最低的。首都聖費爾的二十一個無線電台，每天廣播着許多的教育節目。

星期日晚上，聖費爾實現地生動了，那一晚上每一個人沿着「散步，穿着他星期日最好的服裝，街頭滿是

喧鬧着，歡笑着的人羣，招呼 and 禮節的閒談到處都是。舞連不斷排成長列的閒行的男女和孩子們，行經中央公園和中央廣場。年青的女郎們手挽手的，通常是三個一個，歡笑地向身傍經過的油頭粉面的青年們丟着眼色，或是恭敬地向體面的老年夫妻們打招呼。這是一羣無憂無慮，快樂歡暢的人，對於觀光京城的異鄉客，有着多情的微笑或承認。

這一個在中美洲諸共和國中最處最南的一國的國民，是勤敏和驕傲的。人口極大多數是西班牙種，和比較地少數的黑種。科斯他黎加，大部是西班牙遠居者所建立的。她之這些人不是心想不勞而獲的人，却是勤工，誠實的從創立西亞來的農夫，從亞拉買來的商人，從赫斯孔尼得一區裏來的手藝人。

這一國家底主要活動是咖啡的栽種業和出口業，花梨木和香蕉的種植也極多，小顆粒的咖啡質地極優良，在聖費爾四周的火山地帶生產豐盛，因爲聖費爾大約高出海面三、三〇〇呎，對於種植栽種是合乎理想的。

戰前咖啡出產的四分之三行銷不列顛市場，現在英國購買科斯他黎加所產的咖啡和香蕉的大部份。

在科斯他黎加，有許多別的外國人，這些是苦老了的別國小官吏們，前來科斯他黎加作爲久居之地。在旅行這一國中時，我遇到一位老人，攜着拐杖走路，他來科斯他黎加已經好久了，原是那裏築鐵路的，被這個國家着了迷，他定居下來了，他放棄築鐵路的打算，開始栽種咖啡，他的園中有了三千種不同品種，他費了三十年以上的工夫，在培養一種植物，他希望會開很珍貴的蘭花出來，他不急忙，他將耐心地等待。

「那邊，便是那一類，」他說：「我正等待着牠來開花已有五個年了，在兩年之內這將實現了……」

對於我，這個耐心樂觀，和驕橫的例子，證明了拉丁美洲諸共和國，最爲快樂的科斯他黎加的開情來。

譯自國際文壇

本社叢書 健與美 每册一千元



(六)

James Hilton 著
金參合譯妻子倫
金參合譯

前期提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受傷而失去記憶的雷納，現在已變成英國的實業家，並且進了議會，但他仍為着失去的三年的記憶而煩惱。他的友人兼秘書哈立孫（本書著者自稱）爲了愛好雷納，想根據種種線索來探究這個問題，他從他的前任秘書雲佩絲小姐（二個對雷納懷有愛心的女人）那裏，從劍橋的心理學家費里門那裏，獲得了關於這問題的不少材料，而他們對於美麗而能幹的雷納太太，都有很大的關注，或是嫉妬，或是懷疑。後來在一個雷納家的宴會終了以後，雷納太太帶領哈立孫參觀她自己設計的秘密花園，並且表示願意哈立孫做她的一個親密的朋友。

當雷納太太帶我回轉到那門邊時，她又說：「花匠常常把所有的垃圾都倒在這裏，這園子是我自己設計的。我現在仍在此地做很多的工作。查理從來沒有到過這裏——他沒有時間，他也沒有時間來參加我的餐會——我雖並不以此爲意，但我有時候很希望——我能看見他坐在此地——很平靜的——一個人——像那些人，你在哪間常可以看見的，坐在茅屋的外面——很安靜的，但他從沒有這靜。」

我覺得她告訴我其幾事，假如我已聽得清楚，但她不能確定我聽得與否，所以她猶豫了。我問她爲什麼她對他並不平靜。

「就是爲了他極端的過度工作着。」

「是的，我曉得，但是叫他離開工作嗎？」

「啊，現在的時代，要叫人感到平靜是太難了。你也這樣想嗎？」

「那麼，那些你時在鄉間的茅屋外看見的人又怎樣呢？」

她微笑着，突然取審慎的態度，她現在確認爲我並不知道得像她所猜疑的一半那樣多，並爲這理由，她愈於不再給我深究下去的餘地，她說：「實際上他們也許不是真正平靜——只不過是太衰老了，或者太疲乏了，不能再去擔負煩心。」當我們進入屋子，她的社交的儀容結束了，像尋常一般，她說道：「現在我們已是朋友了，你下次一定要到施篤登去度週末。那裏有一個真正秘密的花園——我是指每個人都曉得的那一個。」

我想不到施篤登是如此的莊嚴。我們在幾個星期之後，驅車四輪到施篤登去——像急行的賽車行到一樣，雷納說，他完全像個出喪隊的神情；三輛車子繞着從青摩爾來的行李與僕人，第一輛是載着我們同一位名叫奧斯文的文雅青年，這青年是來施篤登圖書館分類工作的。大部分的客人都要在第二天到達——也許是二十多位：政治家、貴族、演員、小說家、網球名手，以及各種的聞人。這是一個溫暖的早晨，當我們驅車經過里亭同組建立的時，太陽衝破了朝雲，燃起了英國夏季的強熱光輝，在斑斕的天空下，帶着噴水恆變幻着的各種綠色。

馬上我們離開大路，轉入兩旁有籬笆的小路上，大約一哩的樣子；突然在遠處的高地上，在密密的樹林之中，顯出乳白石的建築物。奧利他以前沒有見過這個，與我一起對此驚歎。雷納說：「在二百年前建築師和建築者共同設計出這座建築。我的弟弟表達，他自以爲是創製成語的好手，曾稱他是：「一個新異的舞台迷路。」現在你們又看不見他？」高地遮掩着這屋子約一半之遙，在重新轉轉時，他又更親切地出現了，使人對他的尊敬的主旨。

我們越過最後的半哩地，終點是一座廣闊的巴拉亭式的圓柱廊。雷納說：「像這樣的屋子，正像有些女子——太

浪費了，甚至像把錢丟掉一樣。當然你真正所要付給的，不是這事物的本身——只是幻覺——占有者的感覺。到現在是一個破產的幻覺——農田不付租，那些屬於我的山地，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來遊逛，占有這個地方的整個觀念，不過是一個法律上的頭銜，叫我付稅而已。我想假使我把地出租，他將立刻占有我。……哈囉，雷納登。」

雷納登坐在階石上歡迎我們。不肥不瘦，不卑不亢，他握雷納的手，向雷納太太鞠躬，對我和奧利以一種感激估計的神態，直到雷納給我們介紹。於是他說：「好，哈立孫先生，假使這是你第一次來訪施篤登，這將不會是最後一次，雷納先生任用秘書都是長期的。」這句話聽來立刻使我覺得十分榮幸，假使我聽起那位雷納太太的前任來，但大家一笑，在笑聲中我想得起來，雷納享受這種權利，也許因爲是年齡的原故。他確是一位保守得很好的古董，帶着嚴正的態度，但具有謹慎的責任心；換件衣服的話，他看起來好像內閣大臣，反轉來，那些聞人，即使他們穿着他們自己的衣服，看起來却像管家人一

樣。

當我被鎖到在屋子東廂的房間去時，已是夕陽落到山頭，夏日漸暮的緩慢的電力，正在開始放散開來；我的窗外，整個花園的景色與遠處的天際線是迷人的美麗，我正在對景出神，雷納帶着奧利進來了，奧利已被鎖着去看過圖書館。雷納說：「我希望你不致反對看這些景色，最近的藝術風尚，却把他們看作村俗。這些大窗是我自己選的，不顧一切建築師的勸告，他們認爲這種屋子不該有這樣的窗門。照他們做的話，除出窗間外加的窗簾，都不能看到這些景色。」

於是他們兩人的後面，是雷納登，報告着浴室已準備好；於是雷納轉身，領我們走過遊廊，進入一間歐羅巴式的廣闊的房間，有着凹形形的廊柱，阿拉伯式的屋簷與高大的圓形屋頂。他注視着我們的面孔，好似帶有一種滿足。他解釋着：「我的父親建造這房子，他叫牠是一間特別的屋子。他在愛德華皇朝時代，擄起他的家財，當時社會風氣，通行有彈子房。在戰爭的末一年，錢纔來得太快，他不知如何使用，就租出建造一座特別的彈子房，作爲極度

富裕的一種象徵……祇少，這是我能想得出的唯一理由。……

「我這道浴室以前，全備好爲我們沐浴。雷納繼續說：『在我這道浴室內，已有四個浴盆，有一個是在僕人住處，全是雷爾登淘出曬包來造的。這可以給我們一些那時代的印象，甚至遲至一九一九年。』在他停頓了一下之後，並對我們又瞥看下一下，他再說下去：『並對我的父親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象——我曉得你們正在這樣想，但雷納並不真正太吝嗇的原故。在他一生中，他化了很多的錢去做慈善事業。他所吃虧的是他有幾個錯誤的觀念。第一個觀念，當然是認爲僕人不需要浴室。另外一個是，他是一個地道的英國紳士。還有一個是，他認爲人類目前的工作大部分該是清除森林變荒，使全世界成爲治理得完善的英國殖民地，由一自由寬大的政府來管理。我想當戰爭結束時，他必以爲對德國原該這樣子做的。』

「也許這是應該這樣子的，」吳朋冷靜的說。他不多說話，只不過一直微笑着，我留神聆聽，看到他對吳朋有特別興味。於是我們各人進入各自的浴室，那牆壁只有到頸部那麼高，極便於交換。我聽到雷納同吳朋已轉入政治方面的談論上去了，那時候雷爾登正在我的浴室裏替我安排浴巾，看到我驚覺水裏微徵有點棕色，當水注入浴盆時，他說：『不妨事的，我們告訴那些客人說，這是礦泉水，對風濕症是有好處的，但你不是外人，讓我告訴你這家庭裏的祕密——這不過是管子裏的鐵鏽。』

當我不予置信時，他大笑著出去，說：『我希望所有家庭裏的祕密都是無稽的。』笑聲突然停止，他重新回轉來，朝我一看，嘴角尚留著微笑之痕：『哈立孫先生，我相信你將來會發覺確是如此的。』

這時，雷納又回到談論施馬登上去，我聽到他對吳朋講：『我的父親買這座房子是在魏斯唐津爾家破產之後，這房子是魏家祖上傳下來的產業，這座房子的錢是在買賣非洲黑奴上賺下來的。我父親買這座房子是適當的，因爲我的曾祖父的一筆大財產是由於在蘭開夏創立織紡紡織機中得來。因此你可以想像得出，施馬登那時有不少的黑人與小孩子。』

過了一些時候，我們都穿好衣服，在那大間裏進餐，這大餐間即使坐上五十個人也還寬裕。我察覺到雷納太太對吳朋特別和愛，也談到關於圖書館分類的工作；大部分的書是同雷納子一起買過來的。雷納說：『我的父親並不是一個讀書極多的人，但他有一個奇怪的訣竅，能選讀最適當的讀物。有一天他讀到一本書，說是據說在漢渡廣的松林中居住，對健康極有益，他立刻在漢渡廣買了幾百英畝的地下來，他的父親真是一個十分有趣的人，他會吹喇叭，他看了狄更斯所描寫的悲慘場面會哭——特別對小尼爾同唐貝。他歡喜把這些書讀給他聽，他最歡喜的讀者是彭松貝小姐，她是我的保姆，她恨他，常常抱怨的說他是一個『老騙子！』但他倒不全然是一個騙子——祇少不會比我們更甚。我選不能十分確定他是那一類人……終有一天，有人應該替他寫一本好傳記。剛在他死之前，他曾有過一本，不過那是委託別人寫的，把他寫成一個不使人相信的聖者樣子。當然，要寫成另外一種類型也容易的，甚至把他寫成一個可惡的財閥……但話說得回來，有些地方也有點真實的。』

「那末，吳朋先生可以試試看？」雷納太太問道。『假使他要做的話，倒是不壞。但讓他先做完圖書分類工作。吳朋先生，你寫過什麼嗎？』

「寫過幾篇小說，雷納先生。你會讀過一篇——也許你已經忘記了。」

「哦，真的，我會讀過。那一篇是描寫不幸的俄羅斯人的。」

吳朋點點頭，而有些神秘的含意並沒有完全表白出來。鳴了咖啡之後，雷納太太說她倦了要去就寢；雷納出來出有幾封來信要寫，因此我同吳朋已經沒有事情了，只不過兩人共同來度此黃昏。

雷爾登建議到圖書館去，領我們到一間精緻靜穆的房間，帶着一點露出的驕傲神情，開了無線電收音機，正在放送希特勒早間在柏林的演詞節略，我們聽了一會兒

然後吳朋關了電鈕——帶着一種現代人唯一留下的一點渣滓似的抗議態度：『我希望今年沒有戰爭，』他說著，好像一個人希望天氣好一樣。『當我在此地一完工作，我即刻要利庫大梅斯將家去工作——他們在尼斯有大批礦書，我敢說整個秋季將在那邊過度——除非，』他停下去帶著輕輕的微笑：『希特勒先生的計劃與我衝突。』我終止微笑，帶有一種不舒服之感，我正在這樣想，並且驚異着，何以像吳朋這樣一個青年人（祇少比了我要年輕十年）要在富貴與名人間建立這樣一種圖書分類的職業，當他屈服的告訴關於這事的一切。『這也是雷納家給我介紹到庫大梅斯家去多久了。』他們真是好心的替我打算。『我問他認識雷納家多久了。』

「只不過幾個月。你呢？」

「有兩年光景了。第一次碰見他——一個十分偶然的机会——在火車上。」

「我第一次會見他在公立圖書館。」

「偶然碰到的？」

「不，我在那邊工作，他跑來看我。雷納太太請他來的。」

「雷納太太？」

「是的，我認識她在他之前。這是她的意思，我應該到施馬登來工作——那就是她請他來看我的原因。』

「我以為她應該要你去見他。」

「雖然應該如此，但他似乎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他要先來看我，並且不許雙方曉得本人的姓名，假使他不要我的時候，那整個事情就可以作罷。」

「是的。」

「你有沒有察覺到，雖然他口若懸河，態度從容，其實他是羞於會見陌生人的。」

我說，我也許覺得如此，同時我問他，他們的會面經過怎樣？

（待續）

本社代售：風物志 一千五百元
東南間諜戰 一千五百元

革黨派之命(續第六頁)

再看看中央日報、新華日報、文匯報、中華時報、...

以及各黨派的機關刊物。甚至表面上並無黨派立場，而後面却有黨派背景的報刊，只見此亦一非非，彼亦一非非，以至我們不免有莊子在齊物論上對是非所作的懷疑。當然道理是存在的，它必然存在於一方面，或者我們要設法方有的，有的非，那一方有的非，有的非，但我們不得不提出來與國共兩黨對峙：過去專制的皇帝，尚且有下罪己詔的一件事，何以你民主黨的黨派們，但見互相謙遜，互相卸責，互相攻擊，互相譏罵，互相標榜，互相吹噓，從不見你們自己坦白的公開向外檢討自己缺點，不合理的行為，不當有的言論？難道你們真是無疵之璧，完全對得無天，對得起地，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自己的？

這樣，我們不能不說今日之仇，今日歌之頌之的，恰是過去得之專之友，即為今日之仇，今日歌之頌之的，恰是過去以那樣高，而又寫得冠冕堂皇。他們的嘴巴，可以那樣說，舌頭一捲，又可以如此說，却又道得頭頭是道。他們的圖孔，則忽然嬉皮笑臉，忽然神聖莊嚴，忽然青筋、紅筋齊露，忽然眼淚、鼻涕同零，忽明忽暗，倏雨倏晴，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實在不懂他們到底是在說：是仙？是人？是鬼？還是妖魔？

為什麼是可以為非，非可以為是呢？固然，其目的，在為黨，其手段，不擇一切。玩弄手段，共產黨無愧為一老手，據說，他有一套拉打政策：「一打一拉，又打一拉，先拉後打，拉後再打，拉緊打，拉緊打，連拉近打，近拉遠打，緊拉寬打，寬拉緊打，大拉小打，小拉大打，拉甲打乙，拉乙打甲，拉上打下，拉下打上，拉多打少，拉中打頭，拉抗日打反共，拉進步打落伍，拉全面打局部，拉局部打全面。」這打拉政策，竟有二十二套解數，我們不敢相信，然而又不敢不相信。我們所以不敢不相信，就是在黨中的一些人，專會說謊言。我們所以不敢不相信，就是即使這說謊言，亦是見這謊言的人，是深通此中三昧。何況在中共方面，也確有相同的情形。但此種作

風，並非中共獨有，而且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練成的，互相抵制，互相切齒，大家講策略，講技術，講手段，在戰略指導下，從極端端，都龍七十二變，不過有的能變一條尾巴，有的却變不掉它的馬尾，於是開會、請願、游行、叫罵、詆毀、暗殺、鬧出了不少的慘劇與笑話。所以前面是一幅漂亮的政黨面目，手執着替天行道的香黃旗，一轉身，又換了一幅流氓面目，手舉着偷天換日的電杖。我們受電杖一擊，吞黃旗一捲，當然似癡似呆，似醉似狂，為之噴嚏奔走，因為『名正』，於是『言順』，便也『事成』了。成了什麼事？在黨言，是完成了黨的目的。在個人言，是完成了他一份份的或全部份的心願。

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做青年的太純潔，太天真，太熱情。我們願意做傻瓜，為『真正』正流血流汗，但我們却不願意做徒供利用的工具和徒供探探的犧牲品。但願做傻瓜而又不願做徒供利用的工具與徒供探探的犧牲品，在這是非不分的狀態下，就不免很痛苦。因此，我們這一輩輩大的勢力，也成爲了黨派爭奪的對象。過去，熟精青年的勢力，爬上了政治舞台，做了官，要青年勿過問政治，安分讀書，有一篇大道理。沒有做做官的，也成爲了社會上的名人，他要青年爭取民主。沒有做做官的，並且又有成爲名人的，他更要青年鬥爭。他可以擊淚俱下，拔出把雪亮的菜刀，劈下一根手榴彈，使人只見聲、淚、血，流成一片，於是我們感動了，衝鋒！衝出一條路，給他在路上大踏步地走上名人的舞台，又從舞台跳上官僚的玲瓏寶座，於是險一沉澱，嚴肅地，卻又滿臉笑容，而又婉轉地，要我們青年安分讀書，勿要過問政治。

原來黨派還有那種好處！因此，我們不得不再問問今日中國的一些黨派們了：你們在黨內，及對異黨，有沒有開派別糾紛？爲真理而爭，抑爲權利而爭？有沒有擴充個人勢力的野心？有沒有要國與保全或造成個人地位，及釣名沽譽的野心？有沒有學政治官僚做漢明、要找一个出類拔萃的官和發發橫財的野心？有沒有把一個神聖的政黨，用作個人的私產、工具、和政治上的資本？你們風起雲湧熱烈於組織新黨的，如說爲了民主，則民主主義的黨那麼多，何必各自爲黨？如說別的黨不革命，是不是想了一個新黨，就算革命？革命的事實何在？到底誰真正革命？如說有特殊的主義，事實中國上用了那麼多主義，如說代表某一階級，行為中國沒有那麼多階級？如說代表某一業，則三百六十行，行行亦可成黨，你們到底爲了什麼？你們一切黨派的黨員們，你們入黨的動機，是因真心真意的信仰主義麼？還是另有別的？——爲了工作問題、生活問題、安全問題、親友情誼、強迫關係、以及什麼什麼等的問題？

這裏，我不免想起一樁「平凡」的故事來了，那故事發生在抗戰的二十七年，張君勱「致毛澤東一封公開的信」，於是中共加以「破壞團結，罪浮於漢奸」的罪名。且加以一項「人妖」的帽子。而當時中共邊區政府代理主席張國燾，對張君勱的主張，表示共鳴，而未爲毛澤東的實力派及陳紹禹的留俄派所接受，於是張國燾辭榮黃帝陵墓的機會，曾被中共趕到武漢，公開聲明脫離中共。這裏面，張氏曾言彼此中共糞草，他的出走，有無旁的因素，我們不知道，但他一走以後，他又有了「老機會主義者」和「革命陣營一名逃兵」的兩頂帽子，這兩頂帽子，並且又革掉了許多命。——這可以說真正是平凡的故事，我在一次朋友的閒談中，偶然的提起，不料那朋友却對我說：「張國燾一出生，在國民黨裏，就沒有高的地位，直到現在，他還只做一个參政員。」那朋友又再接上道：「譬如周××，在中共的地位相當高，但他如果走到國民黨一方面，有沒有等於他在中共的地位呢？我們設身處地的想想，周××那裏肯自甘墜屎，那裏肯斷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呢？張國燾當初不是中共邊區政府的代理主席麼？我記得我那朋友的話，不是面然死語，却又無法可以駁他。爲什麼，他的話，只是他個人有此觀念，但又入情人理，所以我們不得不同：你們一切辦黨的人，除了主義的信仰以外，有沒有我那朋友所說的情形呢？」

如果顯然有這種些副作用，則我不得不說，你們最要緊的，是一方面要鬥爭，一方面，還要先革自己的命！我在九月間，到了上海，一個青年黨的朋友來找我，他拿了一份週報，裏面有好幾篇攻擊青年黨的文章，我那朋友說：「我們青年黨的內部，的確有點腐敗。我們認為

左舜生先生倒是一個好人。周報上所說的話，不能說它完全錯誤。」我把周報遞還了他，說：「你自己身為黨員，說本黨的壞話，似乎與從事政治工作者的標準頗不相稱。我那朋友笑了，似乎誤會了我的意思，而覺得有點難以爲情。於是我又說：「大家各說本黨的壞話，成爲一種風氣，等到要說壞話而無黨可說時，那這個黨就站得住，立得住，既不必攻擊人家，也用不着怕人家的攻擊。所以那對外談民主，而對內却無理禁止，甚至用種種好聽的理由名詞來加以防制，其用心是不必問的，那時作爲一個有人格，有理性，有人理的黨員，應該斷然退黨，或起來革他的命！現在你這樣說，用心當然很好。黨的腐敗，我不必再看周報上的文章，就多少多少可以證實。」但是我們却冷靜的想一想：我那朋友爲什麼又感到難以爲情呢？這就是盲目忠黨的轉機在作祟。如果我们再換一個面來研究，青年黨爲什麼戰後有一長時期不被攻擊，直到那時候，他的一舉一動，才開始至今受周報等的攻擊呢？那裏面，就因青年黨在近在國民黨的反對黨目光中，被看作有威脅在朝黨尾巴的趨勢。我們姑不問其在朝黨尾巴的趨勢的動機有幾種，但若能做其高舉的尾巴，那末周報上的攻擊黨黨之文的作者，會不會高舉幾文呢？何以民社黨首要張君助在「政毛澤東一封公開的信」時被罵爲人妖，跟浮於漢奸，而戰後又被捧爲民主鬥士，成爲和談代表？這其參加國大，則又被罵爲國大尾巴；而張東蓀梁秋水等都要整頓民社黨內部了，民黨有充實內部及精兵強國黨黨的動機了，這種內部，中國的一些黨派們，其內部的腐敗，只有程度上的深淺，華無有無的分別。今天國民黨有不少黨員，似乎對自己的黨，都有腐敗的感覺，那是看得出的，不光是因爲政治上的緣故。此種自發的感覺，只能說是好現象。但我們却又得問問今日中國的一些黨派們：你們辦黨，尚且辦不好，有腐敗的現狀，又如何能辦大借的政治？有自覺心固好，又何以只聞嘆聲，不聞自己切實有效的革新？又何以只有個人聲譽，不見你政黨的自白檢討？甚至，中國的有些政黨，在黨員裏面，連一些嘆聲都寂不可聞，只是一片喊好聲，整個我黨，更不用說了，你們連剝除本身腐敗，對外公開自批的勇氣亦無，還談得到

什麼革命！於是，我們又覺得，何以今日有人以社會「中間份子」相稱，何以社會上以「無黨無派」相誇幸，他的道理，也就那樣一知半解。

像那種樣子，中國是成了「廢狀態呢？我們敢露骨地說，今日中國並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中華官國，實際上是成爲了十足的中華黨國，國家是黨的天，人民是黨的芻狗。國民黨以黨制國，是黨的榮光，却是中國兒女的義勇，而以黨治國，名之爲「黨國」，便是黨爲黨所私有的先河。共產黨雖要求聯合政府，但其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決不會放棄，所以也在求實現共產黨的黨國。聯合政府如果實現，是推朝一黨統治，來一個多黨統治，也是多黨的黨國，又代替了一黨的黨國。而今日黨派之多，滿坑滿谷，使中華黨國，更名符其實。我們人民幾十年來，黨派給我們的是有一點一滴的幸福，却受我們紛爭的無邊痛苦，他們所紛爭的，也不是我們的幸福，只是用人民爲幌子，爭取其黨的個人的權利。爭來爭去，不是人民向黨派爭，也不是黨派代人民爭，而是黨派向黨派爭。第三方面的調停，不是向黨派與人民調停，而是向黨派與黨派調停。政協會議，有今日名之爲社會賢達，而當日稱之爲無黨無派的代表，實際上無黨無派的人民從無此一會之代表選舉，他們雖自居不辭，而實際上也是一黨派會議，國大開幕，說是一黨國大，但即是反，正也是多黨國大。政府提的憲法草案修正案，國大代表中有反對派，有修正派，而其用心亦只是黨訂的五五憲草的保持，蔣主席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主持通過原來之憲草，反對派氣卻告低落，即使通過，則憲草亦透過黨的關係。共產黨等攻擊並無政協憲草，但即使有了，也是一部黨派的憲草和黨派的憲法。國大代表問題，在野黨過去不承認其資格，政協時又予承認，是人民及人民代表的資格完全取決於黨派的是否承認，並可時而否認，又時而承認。至於規定黨派代表在國大中保持四分之一的否決權，有政協憲草審議會如有結果定能在國大中通過的保證，可見憲草的通過與否，先要有黨派強制執行性的保證，是那種憲法，也只是黨派的協定，我們全國人民的意見可以不顧，人民代表更無

足輕重，不論那種國大或那種憲法其形式如何，也只是黨的國大和黨的憲法而已，所以他們歷來所爭的聯合政府，也是黨的聯合政府，不是真正人民的政府，他們所爭的理由和幌子，雖然動人，如果真正完全實現，的確使人民多福，但斤斤計較的，也只是黨派的聯合政府，而黨派政協精神，以及什麼國府委員，行政院部長，或什麼什麼，於是砲聲隆隆，殺氣騰騰，人民反在其中受盡痛苦！他們不是代表人民，爭取利益，而是在朝在野，大罵小派，聯合起來，包圍人民，共同發揮強大火力，作一次不徹底決不甘休的殲滅戰，戰後一戰古未有的亂時代！

所以中國的政黨，有先是革命的，而後又成不革命的；有時革命的，有時又不革命的；有有的地方革命，有的地方又不革命的，有在本身上有一些是革命的，而大半又是革命的；有先已不革命，於是始終不革命的，有自稱是革命，而實際上是不革命的。他們幾十年來，只在感情裏翻筋斗，意氣上誇騰跳，都在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地在亂搞，沒有還讓多「革命」的政黨，革了這麼多年的命，不但沒有把中國革好，革到今天，革得鬼哭神號，民怨沸騰，幾乎要把中國的命也革掉了。

可見，像那種自私自利，有名無實的中國政黨，原來所革的只是在革掉我們人民的命。他們自稱民主的，人民的，而今中國有黨籍的黨員，誇大一點，不到二千萬人，四萬萬人在是受着自命革命的二千萬人的革命。因此，中國還有民主麼？有什麼民主呢？如果有民主，民主應踐在此：

第一我們承認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方式之一種，也不否認政黨存在的事實，但我們所希望的，萬不是今日的那種中國式的中國黨派。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是一方面要有真正革命的政黨的形或，一方面仍要他們有自覺的衛生。黨派們用不到互相謙遜、卸責、攻擊、譏諷、標榜、吹噓、明眼人明明白白，你們都是一丘之貉，要緊的，應以刀鋒向外的鋼刀，轉一轉，對着自己，先來革掉那陳腐的派別觀念，盲目忠黨轉一轉，對着自己，洋湯買辦作風，地方特士派頭，英雄好漢氣概，流氓地痞手段，奴才婢妾

潤州小稿

周祖琛

到潤州之第三日，適逢休沐，備企齋參大理苔盒監察季襲
祕書登北固山甘露寺，顏垣殘鼎，衰草黃花，劫後銅駝
，撫之增感。 十一月三日

第一江山第一泉 雄姿猶自想當年 而今寥落干戈後 衰草荒苔泣暮煙

千古長江幾變遷 壯懷消盡欲迷禪 無端若被虛名誤 勉為蒼生一著鞭

神官艷事說劉郎 兒女英雄夢一場 嗚咽鼻磯山下水 當年應悔鳳求凰

北固山頭立馬看 中原民物幾摧殘 何當手挽銀河洗 一劍霜寒萬國歡

余稟賦夙健，歷膺繁劇，從不知勞。自到京口，清閒如退
院僧，而忽咯血，豈吾命之不可一日安歇？口占二十八
字聊以自解。 十一月八日晚

嗚盡心肝奉國家 如何咳吐也生花 江關蕭瑟蘭成恨 羞向人間咽暮笳

不寐 十一月九日午夜

一身傲骨姓名香 暗數更籌興欲狂 細雨夢回憎被暖 潤州城外月如霜

招慶寺為宋戴顓隱處，到鎮第二休沐日，雇車往訪，紀之
以詩。 十一月十日

四國嵐雲接雲岑 為柏丹楓繞碧林 省識高人招隱意 出山重抱入山心

曉起聞曉鐘聲有感 十一月十一日

曉角聲聲未休 可憐吹白幾人頭 樞龍杖屐緣何事 誤盡虛名第一流

重齋北固山訪太史子義墓 十一月十二日

孝行傳千古 東萊太史慈 三分開霸業 一節報明時

甘露梵王宇 威名上將旗 一坏憑弔處 遺範足人思

入都偶感 十一月二十四日

姓名何必垂千古 遺臭流芳一樣癡 記取未生前景象 碧天雲淨鶴歸時

志態，權利思想，虛名慾望，修正製造標的組織觀念，
拆破花樣繁多的血與帽子，停止是非不分的虛偽宣傳，而
在照妖鏡前，嚴格的，冷靜的，理智的，勇敢的，坦白的
來一個徹底而公開的自我批判，把它成爲一個內部的革命
，同時也把它成爲一種政治革命的運動，實是黨派們黨員
們在今天應有的作風與態度，只有這樣，才配得上稱爲政
黨，而且是革命的政黨。

第二，在我們人民眼光中，輾爲今天的事，已不是共
產黨代表人民向國民黨爭，也不是黨派們代表人民向黨派
們爭的事，而是人民向國民黨，向共產黨，向各黨各派爭
的事。所以全中國人民應起來向各黨派鬥爭，革掉那些黨
派的生命，用四萬萬廣大人民力量，打倒那反民主反和平的
反革命。

這是兩條路，走一條，走兩條，都得走，沒有人民向
黨派革命，黨派們不會覺悟，黨派們如果一意孤行，必然
難免被革命。但這裏，我們又得說明一句，像上面，我們
似乎只說他們的壞話，將一切好處都抹煞了，可是直率
的說：這並不是說他們連一點光明的影子都無。而且我們
也承認，每一黨派，其中總有不想做亂世英雄，而願爲治
世能人的革命人物。但是有好處，困難頹廢，有壞處，更
應下責，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站在國家人民
的地位，何能容其混亂！況且光明有限，黑暗無邊，一個
人在黑暗中混，混久了，混昏了頭腦，就弄不懂什麼是光
明，是黑暗，差勁的，也只把黑暗當作光明，這種危險，
在政黨尤應警惕，何況他們正生活於此種危險之中。

所以，我們不能不在此問問中國的政黨們：
你們之中，那一個是真正革命的？
並且我們要問問自己：

在今天，有沒有一個值得組織我們，領導我們，有精
神，有志氣，有預見，有辦法，爲人民，爲國家，光明正
大，真正民主而又革命的政黨？
如果沒有，而竟有如許黨派之存在，且加危於國家人
民，則不革掉它何待！

本社叢書 論中國各黨派 每册一千元

生獸之家

長煙

某天我們無意中聽到兩位

大學生的談話，那時他們正考好了歷史出來：「傢伙：那——門我眞的吃傷了。」

「那可不是在讀衫袖子上抄有答案嗎？」另一個問。

另一個學生苦惱地搖搖頭說：「是呀——但是我却穿著我的化學課觀彩呢！」

一位朋友看到奈特，倏速對於穿著太不留意了——褲子上有二十個破洞，問他爲什麼

不修飾？

「我可不要，」這位窮硬的十八世紀的滑稽角色說：「要是你有一個紳士的自尊，你應該像我一樣的情願有二十個破洞，而不願有一個補釘，因爲一個洞是一天中偶然而發生的，而補釘却是預計好了的窮酸呀！」

在夏天過暑的地方，我們須找一家比平日近來質地較好的牛奶來喝，便向鄰近一個法國籍的農夫接洽，我們平日這牛奶的人非常憤怒，他咆哮着：「那個法國人！他是種不誠實的，他什麼搶計都幹呢，他爲了要賣去牛奶，甚至把奶油攪在裏面！」

弗蘭克林在駐法大使任內，參加過一個文學集會，在裏面所發表的演辭，用的都是法語，他對於法語是不大瞭解的，他預備把稿子一些，決定在每個人都喝奶的時候，他解跟着喝奶。

但是他馬上覺察到周圍的人們，都在莫名其妙地向他注視。

結果散會了，弗蘭克林走近他的好友陳斐德，問他沒有做了什麼冒犯法國禮節的行動。

「決沒有，先生，」另一個回答：「但是敝國人士，以爲有幾兒奇怪，當他們在讚美你的時候，你竟是喝奶最

響的。」

一個九歲的孩子在家裏捉到了一隻灰鼠，他立即備了一隻小箱子，鋪好了草，再放些糠殼是老鼠所喜歡的事物。

次晨，他預備把灰鼠帶到學校裏去。他的母親想阻他，孩子耐心地解釋：「這事情是對的，媽，在我們上生物學課的時候，老鼠有很多呢。」

當母親問答他：「但那樣是白鼠呀！」的時候，孩子滿着眉，臉色一沉具有深情的抗議道：「種族的偏見呵！」

一本新小說中的女主角被高成美麗，動容，恣任超越和沉默寡言——作者在序文中說，他並沒有意思，把這女主角，暗示任何女人。

伊佛林華，從來不想跟人合著一本書，他說：「我決不能了解兩個人怎樣合寫一本書，對於我，這件事好像三個人在一起合生一個孩子出來一般。」

在一家電影院裏，一個頭髮碧綠的美人兒正在欣賞劇情的當兒，一個青年坐了她旁邊的座位，他馬上斜倚着她，漸漸地把手臂圍了她。那女子說：「你仔細聽着，要是在十分鐘內，你不把手臂從我的肩下放下的話，我要喊招待員了。」

別而派，好萊塢的宣傳人，曾經秘密地搜集五十隻鴉鴉，化了兩個禮拜，訓練牠們反覆地說梅蕙絲的新片名「牠非罪孽」。他預計把這些鳥兒運到重要的各城市去，叫着「牠非罪孽」。以廣宣傳。

在這張影片開映的前一天，別而派急忙到製片商的辦公室去，他宣佈道：「我有一個大壞頭！」

但製片商說：「我有一個更大的，我們剛剛把梅蕙絲的片子，或名爲『我非天使』了！」

一個女子可以着了騎馬鞍而從來不會上過騎，也可以

著了游泳衣而從來不游泳，但是當她着了新絲綢的時候，那綢真的用得著了。

一個少婦在雞尾酒會上纏住了一位朋友，立即大談其愛談的題目：關於她的本身。朋友聽得厭厭了，指着室內另一角在打呵欠的男子給她看。她却嘻嘻的說：「我的親人，我想我們的話被竊聽去了。」

老處女在迷雲，她要侍立一旁的堂倌去打聽演奏者的交響樂叫什麼名字。別的工作使堂倌忙了一陣，當他回身復話的時候，老處女竟把詢問的事情忘了，侍者彎下身子對她輕輕訴說曲名「我以什麼方法向你求愛？」

侍者的忠告

星期一晚郵報



凡事她慣於請人代勞，因此嫁給一位已經有了三個孩子的

檯掛
曆

批發 大宗

發售教育用品
統辦商業文具

訂校師計會慶沈

冊賬式西祥永

有盡有應 表報計會 據單票傳

簿賬家各集搜
購選界商工為

金燙送奉·套全買購

館書印祥永

○一五二九 三一二二九：話電 號○八三路州福

西樂登水電公司

專裝水電工程

號一一三路中森林海上

號八三一三八話電

東亞書社

專訂英美德籍雜誌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一三二號

電話一三九一六號

總經理處

上海九江路中央大廈一〇四號

電話一七六一五號

三貓牌

高尚人士 無不愛吸

元華煙草公司出品



元華

大和酒樓

喜禮佈富特活美地
 慶堂置麗設裁味點
 茶免美堂小鮮可適
 點費觀皇吃魚口中

地址上海四馬路廣西路

電話九九〇〇二

大和酒樓

上海七
 名筵
 廚席
 烹調
 總

電話九九〇〇二



明星香水

無遠弗銷

到處可買

上海明星香水廠出品

總發行

福州路 電話 九九〇〇二
 號三五三
 號〇〇二八九
 九八二〇 號掛報電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黑字第一三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第一類新聞紙類(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三五號)